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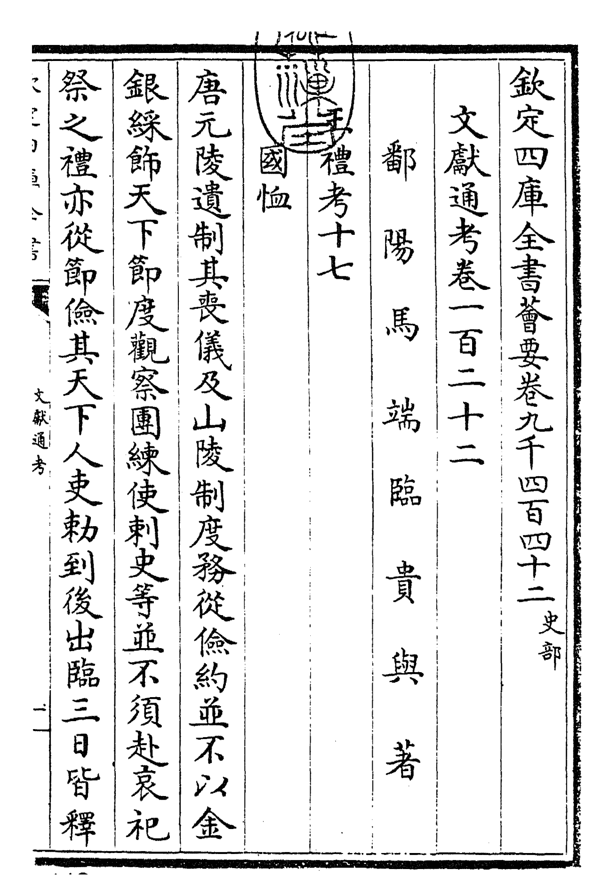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四十二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七

國恤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繚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

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者當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

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按禮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人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

赴山陵

唐禮樂志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遂去其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綴比附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縗麻哭泣則頗詳焉

按唐志所言如此柳子厚作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其説亦然且謂永貞元和閒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黄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内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册輿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

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悉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然則李義府許敬宗所削開元禮所闕者瑾之書悉有之矣今考王溥作唐會要宋祁修唐書志於國恤畧無所紀載豈未見裴書邪

或瑾之書至王宋二公之時亦不復存邪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七月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八表所尊勿衣麤縗勿居諒闇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縗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百官内諸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監軍及前資官并寮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準本朝故事降服施行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廢羣

祀勿斷屠宰勿禁晏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故申遺令

奉而行之

其月太常禮院奏按故事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内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宫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合釋服每至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線服臨巳除服者則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宫

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又奏准故事文武前

資官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并士庶等各於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已下各於本軍廳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於本寺觀一臨外命婦各於本家素服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僚佐等聞哀後當日成服三日改黲十三日除從之

宋開寶九年十月太祖崩遺詔喪制以日易月皇帝三日而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七日大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等不得輒離任赴闕諸道州府

臨三日釋服太宗奉遺詔即位就殿之東楹號泣以見
羣臣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腰絰命婦布帕頭裙帔皇弟
子文武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絰大袖裙袴竹杖
士民縞素婦人縵諸軍就屯營三日哭羣臣素服請聽
政不許宰相懇請始御長春殿羣臣喪服就列上去杖
絰服斜巾垂帽卷簾視事小祥上改布服四脚直領布
襴腰絰布袴二品以上官亦如之大祥止服素紗軟脚
折上巾淺黃衫緍皮黑銀帶羣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

黲服鐵帶鞾笏諸王入内服線衣出則服黲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崩皇太子散髪號擗奉遺詔即皇

帝位於萬歲殿之東楹羣臣稱賀上慟哭四月羣臣三

表請聽政戊戌御崇政殿之西序又三表始御正殿有

司言山陵前朔望不視事羣臣詣閤奉慰詔羣臣朔望

並詣萬歲殿哭奠退詣内東門奉慰

乾興元年二月真宗崩有司言令月二十三日成服至

二十五日羣臣朝夕臨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朝臨自

後每大小祥逐七禫除朔望並入臨奉慰至山陵從之又令逐七於觀音啟聖院開寶寺塔院設大會齋令中書樞密院分往行香時上雖用以日易月之制改服臨朝宮中實行三年之喪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於東階是日小斂命衛士坐甲東門三日命武臣十六人各將甲士二百巡檢皇城新舊城輔臣宿資善堂宗室宿崇政門外至成服止遣使齎詔告哀契丹夏國及賜遺留物上欲命韓

琦攝冢宰行亮陰三年禮執政以為不可三表乃聽政有司奏故事皇帝羣臣釋黲常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縗麻終喪軍民至祔除朝臣祔廟許嫁娶三京諸路至卒哭東京至祔廟百官三年毋聽樂每七日羣臣朝臨四十九日止治平元年三月丁酉朔以小祥禁京師樂至四月十五日庚申不視事至四月四日禁屠十日二年詔京師自二月一日開封諸縣自三月一日禁樂自至四月十五日諸路禁前後各七日沿邊州軍勿禁三

月朔望不御前後殿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大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勅謹按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月為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其說又加至二十七月終則是二十八月畢喪而二十九月始吉蓋失之也祖宗時據通典為正而未經講求故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勅斷以二十七月令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不宜有異請以

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而為禫六月一日而從吉於是大祥不御前後殿開封府停決大辟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觀察使以上及宗室管軍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羣臣皆入奠

按自仁宗以來視朝則用易月之制而宫中實行三年之喪故於小祥大祥禫除之時旋行禁音樂及奠祭之禮蓋亦適禮之變云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即位喪禮如舊制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故事

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言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縗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為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

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為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人主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朞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黲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

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縗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釋縗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為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三年之制畧如今矣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彦等言朝廷典禮時異異宜不必循古若先王之制不可盡

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為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縗服庶協古之制緣先王恤典節文甚多必欲循古則又非特如臣僚所言故事而已今既不能盡用則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

元符二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凡凶禮並如治平熙寧故事

先是詔三省樞密院集侍從官議太平興國二年所

用服紀九月太常寺言太宗皇帝上繼太祖兄弟相
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服斬線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公
除已後庶事相稱具載國史今皇帝嗣位哲宗實承
神考之世已用開寳故事為哲宗服線重今神主升
祔已畢百官之服並用純吉皇帝服御未經討論宜
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宰相薛
居正表稱公除以來庶事相稱獨兹徹樂誠未得宜
即是公除以後除不舉樂外釋線從吉事理甚明今

皇帝當釋黲御常服素紗展脚幞頭淺黄衫黒犀帶請下有司裁制宰臣韓忠彦等請從禮官議改吉服三上表乃詔俟用期服吉時詔不由門下徑付有司給事中龔原言喪制乃朝廷大事令行不由門下是廢法也臣為君服斬綫三年古未嘗改且陛下前此議服禮官持兩可之論陛下既察見其姦其服遂正令乃不得已而從之臣竊為陛下惜開寶時并汾未下兵革未弭祖宗櫛風沐雨之不暇其服制權宜一

時也非故事也原坐降兩官黜知南康軍

高宗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孟氏崩詔以繼體之重當承重服

徽宗以紹興五年四月崩於五國城七年正月問安使何蘚等還始知凶問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宰臣張浚等力請方少進粥上成服於几筵殿文武百僚朝晡臨於行宮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等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緣

諸大師皆國家腹心爪牙之臣休戚一體至於將佐皆懷忠憤宜就所屯自副將而上成服日朝晡臨故校哭於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為奉迎梓宫使

知郃州胡寅上疏畧曰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其非而不肯改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況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胡塵

永訣不復實由粘罕是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於禮讐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於父子之恩君臣之義也伏覩某月某日聖旨縁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切以為非矣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令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

梓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縱未能遵春秋復讐之義俟讐殄而後除服猶當革漢景之薄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人之所安也又曰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於聖裁則諒闇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是墨縗即

戎孔子取其誓命令六師戒嚴誓將壯討萬機之衆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縗臨朝合於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又曰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所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顔杳不復見怨讐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縗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與自朕躬致喪三年

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亦必以佑助臣不勝大願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金國人使報孝慈淵聖皇帝升遐詔朕當持斬縗三年之服以申哀慕是日文武百僚並常服黑帶去魚詣天章閣南空地立班聽詔旨舉哭畢

次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次赴几筵殿焚香舉哭六月
權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孝慈淵聖皇帝升遐照國朝
典故以日易月自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至六
月十七日大祥後所有縗服請權留以待梓宫之還從
之
孝宗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乙亥光堯太上皇帝崩上
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尋諭宰執王淮欲不用易月之
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淮等奏通

鑑載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司馬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曰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縗經羣臣吉服可乎上曰自有等降乃中批朕當縗經三年羣臣自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詣百官於以日易月之内縗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二十一日車駕還内上縗經御輦

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令自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上欲縗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而禮官奏謂苴麻三年難行於外庭奏入不出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奏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祔廟畢改服幞頭黑鞋犀帶遇過宮燒香則於宮中縗經行禮二十五月而除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巳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日壬寅百官請聽政不允八

日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為證九日
詔可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百日上過宫行焚香禮
二十一日丁巳上諭輔臣昨内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
猶服綫麤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如古人墨綫之義而
巾則用繒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淮等
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而見客
則以黲布今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禮足為萬世法上
又曰晚間引宿直官之類如何淮曰布巾布褙子便是

常服上不為然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宫則縗絰而杖三月壬子啓攢上服初喪之服甲寅發引丙寅掩攢甲戌上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旨揮欲縗絰三年縁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

葢三年之制斷自上心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説諫官謝鍔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不敢盡言惟勅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再上書願堅主聽大事於内殿之旨將來祔廟畢曰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絶輔臣方來之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納用焉

朱熹君臣服議曰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僊遺誥至州縣有司莫識衣冠制度大率盡用令式

斬線之服哀臨既畢及被禮部所下符則止當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麻絰而已此符當與遺誥同日俱下乃遲數日有司不虞惑誤四方已如此而於布四脚之下註云係幞頭於直領布襴下註云上領不盤則雖閭閻有舉哀稍緩之處官吏傳觀亦多不曉四脚幞頭之說予記温公書儀及後山談叢所記頗詳乃聞周武帝所製之常冠及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

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為之而專謂之幞頭其實本一物也今禮官以幞頭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詳言其制則未知其若馬陳之所謂周武之所制者邪抑將以紙為胎使之剛强跂立亦若今之漆紗所為者邪至於直領布襴衫上領不盤之說則衆尤莫曉蓋既曰直領則非上領既曰上領則不容不盤兩言之中自相抵捂至於如此雖予亦莫識

其所以然也乃有强為之說者曰雖為上領而不聯綴斜帛湊成盤曲之勢以就正圓但以長布直縫使足以遶項而已予謂禮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於古既無所考則亦何敢信而從之邪疑此特生於古今之禮不同禮官不能分別去取而欲依違其間是以生此回惑耳蓋直領者古禮也其制具於儀禮其像見於三禮圖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領有襴者今禮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襴相屬而帬

殊者是也竊意國恤舊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領布衫者而又曰布襴者其服直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於首其服布襴衫則首加四脚而已蓋其初雖合古今之禮而猶各有所施則亦未為失也今既不察其異矣又但見公服之上領而有襴遂解直領為上領不盤而增襴字於衫字之上文若遷令以就古而不知其實之誤反至於廢古以循今也又前此州縣誤用之禮皆著菅屨而符乃無文承用之者遂履韈

以赴臨殊乖禮意獨無曰杖云者於禮為粗合而亦有所未盡蓋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所謂達官謂專達之官在今日則内之省曹寺監長官外之監司郡守凡一司之長若嘗任侍從以上得專奏事者是也故令不杖之制施於僚佐以下則得之矣至使其長官下而同之而雖故相領帥若家居者無異文豈不薄哉又後數日乃得邸吏所報朝廷冠服制度則云皇帝初喪服白羅袍黒銀帶絲鞋白羅軟脚折上

巾成服曰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絰首絰
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綾襯衫視事日去杖首絰小祥
日改服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絰布袴大祥日服素
紗軟脚折上巾淺黃衫黑銀帶羣臣之服分為三等
上等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絰腰
絰竹杖襯服中等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絰其
下等則布幞頭襴衫腰絰而已詳此帝服有冠有裙
而衫曰直領則是古之喪服當自為一襲者又有四

脚有襴衫則皆當世常服又當别為一襲者而今乃一之則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於小祥之服則衫直領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則下雖有裙而衫非直領此又不可曉者其餘亦多重複繆誤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首四者皆首服獨冠於古制斜巾乃民間初喪未成服時所用既成服則去之蓋古者絻之遺制也今成服而與冠並用其失一也四脚之說已見於前蓋宇文氏廢古冠而為之若兼存而互用猶不相妨今同時並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為燕服與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與古冠四脚並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衮冕通天幞頭帽子雖皆御服如之何而可並

用於一時乎直領上領古裙今襴亦四物不當一時並加於身說已見前冠當服以終喪不當小祥而釋古禮小祥改服練冠但以熟布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服練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據也四脚幞頭折上巾三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說亦見前兼禮官亦云四脚係幞頭則知二者非異物而於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幞頭不知何謂其曰銀帶絲鞋白綾襯衫者則尤非喪禮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於兼盡古今以為天子備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議

禮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條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則有不勝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則曰斬線三年為父為君如儀禮喪服之説而已其服則布冠直領大袖布衫加布線辟領負版撿衽布襯衫布裙麻腰經麻首經麻帶菅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準之而去其半以為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之數以為等大本既立

然後盃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禮參度人情以為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禮有詭聖不經如上領胡服之類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雖以元祐之盛時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論蓋不知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

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内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之哀如父母之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疏此義之至

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今臣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則無責乎其全雖以白紙為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疏之等以為隆殺之節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

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謂令之吉凶服上領之制相承已久而遽盡革之恐未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

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之正服也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曷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見通典開元禮序例下篇民私喪五服制度皆如此禮但以親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溫

公書儀但斬線用此制而大功以下從俗禮非是惟
高氏送終禮其説甚詳當更討論訂正别為公私通
行喪服制度頒行民間令其遵守庶幾先王之禮大
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廢且使大義素定於
臣民之家免至臨事紛錯疑惑衆聽
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
聽在内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慶元二年六月九
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寧宗執孝宗之喪欲大祥

畢更服禫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為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為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

别嫌明微委是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姓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議狀可付外施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

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攢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

為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畧云準五服年月格斬縗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䟽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

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慶元三年憲聖太皇太后崩時太上皇承重寧宗降服齊線期

發哀

自聽遺誥始是日皇帝服白羅袍黑銀帶絲鞋白羅軟折上巾（皇太后初喪皇帝服素紗軟幞頭白羅衫黑銀帶太皇太后太上皇后初喪日並同）文武百僚並服常服黑帶（去金玉飾）入詣殿下立班定禮直官引班首出班於班前南向立搢笏聽宣遺誥（讀遺誥同）次歸位並舉哭（一十五音）再拜移班稍南立班首稍前躬身奉慰（凡奉慰日有皇太后並先慰皇太后後倣此）

舉臨

故事未成服以前行在文武百僚諸司長吏以上及近臣列校每日朝晡臨於宫庭其餘職事官品於宫門外詣殿下立班再拜訖禮直官引班首詣香案前搢笏三上香出笏歸位舉哭一十五音再拜訖班退自是朝晡臨小祥後朝一臨至外朝禫除止每七日皆臨至四十九日止禫除後山陵前遇朔望日朝臨值雨或霑濕權免入臨行在諸軍統制統領就寨掛服免入臨其餘將

副并部隊將官隊使臣并散使臣陞朝官以上常服哭於本營三日而止其常日朝殿祗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指揮御前忠佐侯百官赴臨即哭於殿門外諸路監司州縣長吏以下自聞報到日服布幞頭直領襴衫上領下盤腰經以麻臨三日而除沿邊不用舉哀皇太后崩朝晡臨至成服後三日止餘並同　皇后崩發哀次日入臨成服後三日而止餘並同

神帛

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禮部侍郎金安節等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註云招之於天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今來孝慈淵聖皇帝神帛欲乞下太史局日下依上件典故施行詔恭依

大斂成服

成服擇日或與大斂同日其日儀鑾司先設素幄於几

筵之側稍前時至分引行事陪位官易服就位立班定
皇帝服素服詣几筵側素幄即座太史奏時及禮直官
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
請皇帝為大行皇帝升遐成服奏訖俛伏興內侍官為
皇帝釋素服易縗服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香案西面
東立簾捲太常卿導皇帝出幄詣几筵側西向褥位立
奏請再拜哭在位官皆再拜哭太常少卿導皇帝詣香
案前三上香跪內侍進茶酒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少

立侯讀祝文訖請皇帝哭盡哀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褥位再拜太常卿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累朝成服典故並同

凡成服日皇帝服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絰杖皇太后喪用桐木杖腰絰首絰直領大袖布襴衫白絹襯衫皇太后喪用白綾襯衫小祥日改用布四脚直領布襴衫腰布袴已上舊制並同太宗之喪太常禮院上言皇帝服布斜巾四脚大袖衫袴帽

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襴衫白綾襯服諸王皇親以下亦如之加布頭冠襯服用絹皇太后皇后内外命婦布裙衫帔帕頭首經絹襯服六宫内人無帔皇帝皇后諸王公主諸縣主諸王夫人六宫内人並左被髮皇太后全被髮初有司定散髮之禮言皇帝當聽政更不散髮帝曰豈有居父之喪不盡禮乎朕已散髮矣

中書門下樞密使副使宣徽三司使翰林學士節度使金吾上將軍文武二品已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襴衫裙袴腰經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並布幞頭襴衫腰

經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見任前任防禦團練使刺史内客省宣政昭宣閤門使前殿及入内都知押班服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誥都知同少府監依所定修製又諸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子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哭而止京城内外禁止音樂自四月三日成服後至五日羣臣朝晡臨六日至八日朝臨自後每遇大小祥朔望日入臨殿庭移班近東進名奉慰從之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大祥高

宗服白羅袍至禫祭祥服日服素紗軟脚幞頭淺色黄
羅袍黑銀帶及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太常寺檢會故事
言大祥日服素紗軟脚幞頭白羅黑銀帶淳熙十四年
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大祥日服素紗軟脚折上巾
淡黄袍黑銀帶上披淡黄袍改服白袍自後每御延和
殿並服大祥之服又不用皂幞頭其折上及白袍並以
布為之宫中則布巾布衫過宫則縗絰而杖慶元三年
憲聖太皇太后崩太上皇帝承重皇帝降服齊縗布頭

冠襆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白綾襯衫　皇太后服太上皇帝喪成服麤布蓋頭衫帔首絰絹襯服為皇太后喪服同

每奠祭日俟皇帝權歸御幄次行燒香禮慶元六年慈懿太上皇后崩成肅太皇太后服碧羅帕頭帔白羅寬袖衫淡黄縠子裙禮例成服時於壽慈宫設幄舉哭行成服之禮　皇后以下行禮大行皇帝喪成服日及貴妃内外命婦麤布蓋頭衫帔首絰絹襯服六宫内無帔宫人布蓋頭長衫裙首絰絹襯服内外命婦合入臨人

仍加冠大行皇太后喪成服日服齊縗布蓋頭餘並同內外命婦服只帕頭不用蓋頭餘並同　皇太子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絰絹襯服　皇孫服太上皇帝喪成服日服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袴腰絰　未冠者依皇孫服制除去冠兼未赴朝謁所有朝晡臨亦不趨赴　公主服成服日布帊頭帔裙衫首絰絹襯服　親王服慶元三年太皇太后崩慶元六年太上皇后崩吳興郡王並服布頭冠

斜布四脚大袖襴衫袴腰絰桐木杖絹襯服　皇太后兄弟服例禮例緦服三年若入皇城門權易墨緦由權開門出入又逐七日百日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於當日掛服自顯仁皇后上仙韋誼等弟姪並解官持服後做此大行皇后弟姪同慶元六年恭淑皇后上仙太常寺言韓竢係皇后兄合服大功九月竢之子照典故合解官持服三年從之　羣臣服大行皇帝崩成服日並斬緦服謂不緝皇太后崩服齊緦服中書門下省樞密使副尚書翰林學士節

度使金吾衛上將軍文武官二品以上布頭冠布斜巾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經腰經竹杖絹襯衫皇太后崩服同但用桐木杖不用首經文武五品以上幷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內客省宣政昭宣使知閤門事及入內都知押班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經自餘文武百官三省樞密院主書令史以上及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布襴衫腰經皇太后喪並同小祥日文武百官並改服布幞頭布襴衫腰經布袴大祥日並改服素衫

軟脚幞頭黲布公服白鞓錫帶故例幞頭令臨安府製造給散其黲布公服錫帶令本府各支布一尺半自令包裹製造禫服日皇帝釋黲常服文武百官如繫金玉帶佩魚者易以黑帶去魚乘花繡韉猻座者易以皂韉去猻座宗室出則常服居則縗服依服屬終喪條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常寺檢照典禮故事

舊制禫服後羣臣純吉服其後易以祔廟又易以小祥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詔羣臣俟祔畢純吉服繼令俟過小祥日取旨及紹興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

小祥二月二十三日百官純吉服淳熙十四年高宗升遐典故詔依紹興七年施行乃聽羣臣遵日月之制及紹熙甲寅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未釋縗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於喪禮皆以縗服從事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飾此於臣子行之非有甚難可以畧存三年之制當時臺諫集議以為點等所請雖未純如古亦

畧存遺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詔從之嘉泰元年八月八日光宗小祥禮部討論乃舍紹熙甲寅之制乞酌紹興已行之典及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純吉服自九月一日始　紹興元年四月十八日太常寺言韋獻明肅皇后崩乙未百官聽遺誥喪紀以日易月在京百官十三日而除祖宗以來皇太后崩故事莫盛於韋獻明肅皇太后當時遺誥十三日令在京百官除服令來大行隆祐皇太后崩遺誥亦以十三日而除服

合至今月二十六日百官依故事進名奉慰訖退易常服從之自成服以後小大祥禫除日及朔望日百官並進名奉慰遇皇帝視事日宰相奏事云去杖小祥日奏事去冠餘官奏事依此皇帝聽政未釋服前其引班若行弔臨之禮即服線經如遇内殿引班奏事及從駕常服黒帶　士庶以下服軍人百姓白衫紙帽婦人素縵不花釵三日止士庶婚嫁服除外不禁文武臣僚之家至山陵祔廟畢並許嫁娶不用花綵仍禁樂

立銘旌

銘旌高九尺篆文官用金泥篆聖號如高宗銘旌旛則書大行光堯聖壽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聖烈太上皇帝梓宮皇太后皇后銘旌並倣此用螭頭提墜上下板並先下文思院制造成服日立

立重

檀弓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先作重以木為之縣物焉曰重刋斲治鑿之為縣簪孔士重木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既虞埋之始作主以易重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立重大斂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侯將來發引日捧攀至攢宮其掩攢日埋瘞於黃堂隧道

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炤言故事成服日立重今來與故事不同乞自聞喪次日立重命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重詔依

禁樂

內外品官禁樂二十七月京城內外民庶自舉哀至祔廟合行禁樂外路民庶等禁樂百日沿邊軍中及在外

諸軍軍行教閲不禁未祔廟前每遇大祠奏告用樂去處備而不作臨安府城内外禁樂諸路凖此自起攢日禁行在音樂至祔廟畢仍舊小祥諸路州軍縣鎮等處前後禁樂七日

紹興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顯肅大祥依昭陵故事行在禁樂七十五日臨安府屬縣四十五日後倣此

停祭

自發哀後擇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宫觀宗廟祭享并

中小祠權停至祔廟日依舊龍圖等閣祖宗神御殿節序旦望及帝后生辰忌辰並停酌獻至大祥後依舊

殿攢至百日

殿攢行於大殮之後高宗崩大殮成服後五日而殿攢或與大殮同日孝宗崩大殮成服同日立重殿攢或行於小祥之後顯仁皇太后崩以小祥後三日殿攢其日行燒香禮前一日儀鑾司先設素幄於殿前攢方位之東稍前其日祭時至都大主管喪事官行祭主之禮以俟太史報時及導奉梓宫至殿攢方位其合用儀

物令都大主管喪事官監視殿攢訖分引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定皇帝服縗服復詣素幄即座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官請皇帝為大行太上皇帝殿攢行燒香之禮奏訖俛伏興禮直官引讀祝文官詣案北面南立簾捲前導官前導皇帝出幄詣殿上褥位北向立奏請拜皇帝再拜哭前導官前導皇帝香案前奏請上香跪內侍進茶酒奏請酹茶酒奏訖俛伏興奏請少立俟讀祝文官稍前跪讀祝

文奏請皇帝哭再拜在位官皆哭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褥位奏請拜皇帝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前導官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太常卿奏禮畢退百官移班稍南進名班首出班致詞復位再拜奉慰退皇太后殿攢則太常卿奏云請皇帝為大行皇太后殿攢行燒香之禮餘並同上儀　十三日小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其日儀鑾司先設素幄於几筵殿之東時將至行事陪位官就位立班皇帝服縗服詣幄即御座簾降太常卿當幄前跪奏

請皇帝行祭奠之禮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殿下褥位向西立奏請再拜舉哭皇帝再拜舉哭在位官皆再拜舉哭前導皇帝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內侍進茶酒酹茶三奠酒俛伏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跪讀祝文訖奏請哭盡哀皇帝哭盡哀在位官皆哭盡哀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降階殿下褥位西向立奏請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皇帝還幄簾降奏禮畢百官奉慰如上儀皇帝改服大祥服二十

五日大祥外朝以日易月之制行奠祭禮如前祭儀是日皇帝改服禫服二十七日禫除奠祭如前祭儀是日皇帝釋禫服百日皇帝不御殿於几筵前行燒香禮如宮中之儀行在禁屠宰三日係前後各一日諸路庶民禁樂并屠宰一日宰臣率百官入臨奉慰

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元豐二年慈聖光獻皇后上僊太常禮院言按禮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卒哭而後祔景德中明德皇后以百日為

卒哭蓋古之士禮不當施於朝廷詔改卒哭為百日自是以後慈聖光獻皇后及宣仁聖烈皇后遇百日並不該載外禮數皆於神主祔廟以前行卒哭之祭乞令給舍臺諫同禮官參酌取裁詔依

告哀外國及外國弔祭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太上皇帝大歛是日差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哀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禮部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合服衣帶鞍韉等照應

禮例如在大祥内合服布幞頭襴衫布袴腰絰布凉繖
鞍韉在禫服内合服素紗軟脚幞頭黲色公服黑鞓犀
帶青繖皂鞍韉俟禫服除即從吉服仍只繫黑帶去魚
凉繖韉並從禫制仍去猨坐三節人衣紫衫黑帶並不
聽樂不躬弓弩候過界聽使副審度隨宜改易服用從
之或遺信物使用上服
外國弔祭禮真宗之喪契丹遣殿前都點檢崇義軍節
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

大行皇帝祭奠使副左林牙右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充太皇后弔慰使副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充皇帝弔慰使副所司預於滋福殿設大行皇帝神御座又於稍東設御座祭奠弔慰使副各素服由西上閤門入陳禮物於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於殿下再拜訖升殿分東西立禮直官閤門舍人贊引耶律三隱等詣神御座前階下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

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貽謀跪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稍東立俟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簾外侍立舍人引慰弔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升殿進書訖降座俟皇帝升座中書樞密院起居畢升殿侍立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皇帝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耶律寧等升殿進書訖賜三隱等襲衣冠帶器幣鞍馬隨行舍利牙校等衣服銀帶器幣有差弔慰使副蕭日新等復詣承

明殿侯皇太后升座中書樞密院侍立如儀舍人引蕭日新等升殿進問聖候書畢賜銀器衣著有差仍就客省賜三隱等茶酒又令樞密副使張士遜别會三隱等伴宴於都亭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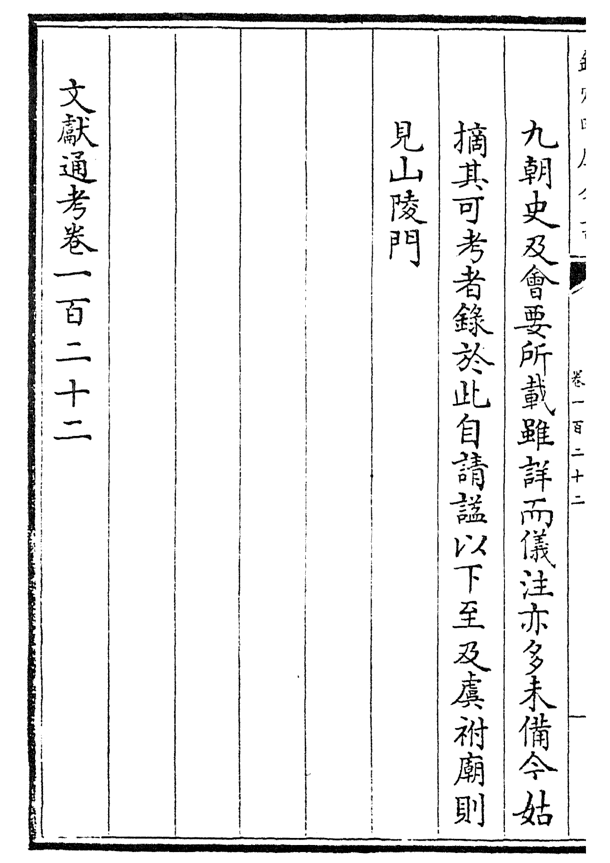
中興後金國弔祭使行祭奠禮儀注前期儀鑾司於几筵殿東廊設御幄并殿上設神御座香案香茶酒果祭食盆臺等皇帝先詣梓宮前行燒香之禮如宫中之儀出宫御素幄簾降其合赴起居侍立等官並如儀内侍

官捧祭文奠書案入於殿階下使副拜褥之右禮直官
舍人通事引使副讀祭文官入殿門殿上簾捲皇帝於
幄内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副讀祭文就褥位北向
立俱再拜内侍官捧祭文奠書案升西階詣神御座前
稍西使副讀祭文官隨升殿使副詣殿上北向立讀祭
文官在祭文奠書案後立使副哭使詣神御殿前一拜
跪三上香奠祭茶三奠酒畢就一拜興復位立内侍捧
案詣神御座前讀祭文官詣神御座前一拜跪啓封讀

祭文奠書訖就一拜興使副祭文官俱降西階下殿歸位並再拜皇帝於幄内舉哭殿上下官皆舉哭使人權退至幄殿下面幄殿立讀祭文官於使副後褥位直身立次舍人通事引使副升殿讀祭文官依舊立受書傳語訖降階與讀祭文官合一班立定更不宣班再拜舍人班前代奏萬福使出班奏慰舍人班前代奏歸班再拜喝賜跪受再拜引出次引三節入四拜起居通事班前代奏萬福喝賜跪受並如上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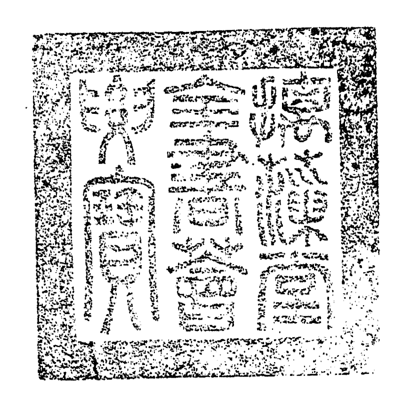
淳熙十五年二月宰執進呈禮官閤門國信所定弔慰使副德壽宮宰執以下皆用常服周必大奏昨顯仁時北使副至已是祔廟故用常服今大行太上皇帝在殯且别宫無嫌陛下方縗絰受弔臣等亦難冠裳侍立況啓殯發引服如初喪固未除也上曰宰執侍從當如大祥服四脚幞頭線絰去杖正得中矣

按歴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而為李義府許敬宗輩所削盡亡其禮故唐史無可考者宋



九朝史及會要所載雖詳而儀注亦多未備今姑摘其可考者錄於此自請謚以下至及虞祔廟則見山陵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十八

山陵 葬禮 上陵

太皡葬宛丘 在陳州

女媧葬趙城縣東南 在晉州

炎帝葬長沙 在潭州

黄帝葬橋山　地理志橋山在上郡同陽縣山有黄帝冢　括地志黄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隋改為羅川　宋坊州

顓頊葬臨河縣　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　山海經曰顓頊葬鮒魚山之陽九嬪葬其陰也　宋澶州

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　皇覽曰高辛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宋澶州

唐堯葬城陽穀林　皇覽曰堯冢在濟陽城　劉向曰堯葬濟陰丘壠皆小　宋鄆州

虞舜葬九疑山　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謂之九疑　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　或曰二妃葬衡山　宋永州

夏禹葬會稽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 皇覽曰在山陰縣會稽山上虞縣七里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會計爵徳封功因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壙深七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堦三等周方一畝 吕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 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地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羣鳥耘田也 索隠曰葦棺者以葦為棺謂蘧篨而斂非也禹雖儉約豈萬乘之主而臣子乃以蘧篨戸乎墨子言桐棺三寸差近人情 括地志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 廟在縣東十一里

殷湯葬汾隂 皇覽曰湯冢在方隂亳縣北東郭吉州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宋河中府

自太皥至殷湯十冢宋太祖乾德四年詔各給守陵

五戸蠲其他役仍令長吏春秋奉祀

太戊葬大名内黄縣東南

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

太戊武丁二墓宋乾徳四年詔給陵三戸歲一享

周文王葬京兆咸陽縣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武王葬京兆咸陽縣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

宋乾德四年二冢給陵戸祠祭如太昊

成王葬京兆咸陽縣

康王葬京兆咸陽縣

成王康王二冢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三户歲一享

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

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桓亭西周山上

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威烈王葬河南洛陽城中西北隅

以上四墓宋乾德四年詔州縣常禁樵採

周官小宗伯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竁昌絹反李依杜昌鋭反鄭音穿　兆墓塋域甫始也鄭讀竁為穿杜讀竁為毳謂葬穿壙也　疏曰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

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疏曰預圖其丘壟之處後須葬者依圖置之造塋者如文王都豐而葬於畢即是造塋也文王當居中武王已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遷葬於洛則又為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以次居昭穆凡死弟及則以凡弟為昭穆與置廟同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

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曰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爾雅曰土之高者丘是自然高者聚土曰封是人力為之故以之分尊卑引漢律以況周制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疏曰大喪謂王喪請度甫竁者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及竁以度為丘隧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

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　疏曰上經已甫窆此經復云及窆者此更本初欲窆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而相見也羨道無負土鄭舉羨為況耳

葬於北方北首　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　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

大卜凡喪事命龜　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　疏曰天子卜葬日與士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

右卜宅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勿粉反徐亡粉反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疏曰謂王殯後事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槨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檀弓

柏槨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曰柏槨者謂為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士皆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馬以端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註云以端者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知其方蓋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槨厚於棺一寸按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槨厚一尺

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槨之厚也如鄭此言槨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槨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槨材從下即題湊槨六尺與槨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棺槨之閒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柷昌六反　閒可以藏物因以為節　疏曰君容柷者柷如漆甬是諸侯棺槨閒所容也若天子棺槨閒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椁字摩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座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閒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

裏槨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右井槨

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

疏曰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眡葬獻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請主人徧視之如哭槨獻素獻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按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　後陳明器一條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右獻明器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為齍盛摡古愛反摡拭也為猶

差擇 拭音式清也 疏曰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

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 內人從世婦於廟者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 疏曰此謂喪朝廟為祖奠遣奠時也皆為外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漑及為粢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還使內豎蹕也

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線者奠諸侯喪齊線者奠皆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啓 鄭司農云辟為除菆塗槨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曰天子之殯

也蔽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　疏曰除蔽塗椁者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椁蔽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

右啓

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疏曰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手執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若小宗伯云左宗廟是也　設燎條內有委人共薪蒸司烜氏共墳燭庭燎君堂上二燭三條並此條所通用當考

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

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疏曰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為蹕也　内豎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喪遷者將葬朝於廟疏曰將葬而往朝七廟則亦使内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　大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疏曰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為正王也　小司寇前王而辟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而辟也　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喪紀大喪之事疏曰王家喪紀閭胥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　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

其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疏曰王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云衆庶所致役也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按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屬音燭紼音弗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具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師監之鄉師以斧涖馬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遂相終始也　疏曰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

遂役之不言者畧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綍舉棺索者在棺則曰綍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綍也云陳役者謂下棺之時千人執綍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按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綍及窆陳役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蜃車屬六綍則六遂為終也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以二處合自共為終始故云即遠相終始也

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喪役正棺引窆復土　疏曰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綍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丘陵故云復土也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

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　疏曰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當督察其事　以上五條柩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笈通用當互考

喪祝及朝御匶

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於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云　疏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柩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於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

者既夕將葬遷於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殯於廟不祔於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於廟發凡則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於廟亦當朝廟乃殯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

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為一黨之民御柩者居前導正之

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是也執綍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為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

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按周禮註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經云執綍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

喪祝乃奠玄謂乃奠朝廟奠　疏曰乃奠者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於祖廟之奠　疏曰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昃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

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

之既夕禮曰既正柩殯出遂匠納車於階閒則天子以至於士柩路皆從遂來　疏曰按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綍又遂師職亦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云稍人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也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此經上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之喪蜃車柩路皆從遂人來可知　巾車小喪共蜃路　疏曰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小喪中可以兼之柩車即蜃車　祥車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　疏曰葬時魂車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　曲禮　以上四條柩行通用又至壙條陳車空條喪不以制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　疏曰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

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廞馬亦如之廞馬遣車之馬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人捧之亦牽而入陳　疏曰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壙皆人捧之云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註云行則解脫之是也　柩行通用内廞馬一條陳明器通用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　疏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乘人二也專道行三也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避人也

右朝祖奠遣車馬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祖為行始其序載而後飾　疏曰按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却柩

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云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

右載

縫人喪縫棺飾焉 孝子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之屬 疏曰幕人共帷幕鄭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故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

衣翣柳之材 必先纒衣其材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 疏曰翣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纒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

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飾棺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或作於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爪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

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作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池謂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旛畫旛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旛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為兩已相背為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為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偽

荒者帷是邊墻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墻相離故又以纁為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者謂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者翣形似扇以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為黼二畫為黻二畫為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註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閒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輒各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

戴也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

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 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疏曰古者為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云云者以士禮一重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茵者藉棺外下褥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莠及香草著

其中如今有絜縟也而縮二横三每為一重也抗木上横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耦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横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　疏曰此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綏注旄竿頭也夏則既綢杠以練又以練為旒周人尚文更以他物飾之引周禮大喪葬御僕持翣者明葬有旌旗亦翣之義

右飾棺

司服大喪共其歛衣服歛陳也歛衣服所藏於槨中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自衣服以下並獻明器條通用

司常大喪建歛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葬云建之則行歛車解說之　疏曰此謂在廟陳時建之謂以歛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云建之則行歛車既解說之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建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歛旌是行歛車解說之也

車僕大喪歛革車言與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馬　疏曰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苹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巾車大喪飾遣車遂歛

之行之厥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　疏曰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小為之耳註後鄭訓厥為興即言謂陳駕之者解厥為陳駕也按車僕云大喪厥革車彼厥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厥之故以陳駕解厥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按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名遣車為鸞車

司裘大喪厥裘飾皮車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厥為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厥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疏曰後鄭謂厥興也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禮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麤惡而小耳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疏曰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爲俑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芻草為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況周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 案條內有冢人鸞車象之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喪紀廞馬詳見朝祖奠條

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箇諸侯亦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 疏曰遣車從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者疑辭也云天子太牢包九箇以

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

司兵大喪廞五兵廞興也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胄干笮 疏曰按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有甲胄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為證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疏曰此官云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廞廞干盾而已其羽籥籥師廞之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師樂官往陳之 疏曰樂官謂笙師鎛師之屬廞樂藏之者也云往陳之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

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謂作之也 疏曰鄭知臨笙師鎛師者按笙鎛

師皆云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廞舞器此不言之即屬中兼之也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也

眡瞭大喪廞樂器 疏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故檀弓云木不成斵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是沽而小耳是臨時乃造之

笙師大喪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

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鼖鼓

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所廞亦惟羽籥而已不作餘器

典庸器大喪廞筍虡 疏曰按檀弓有鐘磬而無筍虡鄭註云不縣之彼鄭註見此文有筍虡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畧故也

右陳明器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祖時喪祝主飾棺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玄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郤行為節度 疏曰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禰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為行始飾棺訖乃遣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纛郤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 小斂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縗者奠諸侯喪齊縗者奠啓條內有世婦濯溉為齍盛內豎為內人蹕皆祖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廞興也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　疏曰帥瞽矇歌王治功之詩廞作匶謚者匶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興喻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是以瞽矇職云諷誦詩謂作謚時也

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玄謂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為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疏曰諷誦詩謂於王喪將奠之時則使此瞽矇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謚奠後當呼之云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辨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詩與世本二者雖不歌詠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

小師大喪與廞從大師　疏云大師廞作匶謚故小師從之也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日

誄 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 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 疏曰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云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既葬後則稱謚

凡喪事考焉 為有得失

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 疏曰云事相成者

謚法依誄為之故也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是謚號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善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安平易不訾曰簡不信訾毀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寵貴義士仁義歸往曰王民往歸之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執應八方曰侯所執

行八方應之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從之成羣曰君民從之愛民悌長曰恭順長接下揚善賦簡曰聖揚人所善得實所敷得簡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敬賓厚禮曰聖厚於禮庇親之闕曰恭修德以益之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已善推之於人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大慮靜民曰定思樹德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純行不爽曰定行一不傷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慈惠愛民

曰文惠以成政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懋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闢
土有德曰襄取之以義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甲冑有勞曰襄
亟征伐綏土柔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土以事小心畏忌曰僖思所當忌諫
爭不威曰德不以威距諫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強直理曰
武剛無欲強無撓直正直理忠恕質淵受諫曰僖深故能受威強敵德曰武
與有德者敵溫柔賢善曰懿性能純善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故能定心
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也聰明叡哲
曰獻有通知之聰夸志多窮曰武大志兵行多所窮極智質有聖曰獻

有所通而無蔽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慈惠愛親曰孝周愛親族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常如初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莊曰齊能有嚴布德執義曰穆舜典四門穆穆資輔就共曰齊資輔佐而共成中情見貌曰穆性心露也甄心動懼曰頃甄精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敏以敬慎曰頃疾於所敬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柔德安衆曰靖成衆使安聖聞周達曰昭通於善道聲教宣聞恭己鮮

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治而無眚曰平[無災罪也]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威德剛武曰圉[禦亂患]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久其年]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耆意大慮曰景[耆彊也]彊毅果敢曰剛[釐於義致志固]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勸善以補過]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貞而何]不隱無屈曰貞[恒然無私]彊義執正曰威[執正言無邪也]闢土服遠曰桓[以武力征四夷]治典不殺

曰祈秉常不衰克敬動民曰桓敬以使之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治民克盡曰使克盡恩惠能思辨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斷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行德政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革亟作曰莊以數征為嚴行見中外曰愨表裏如一共圍克服曰莊禁圍敵人能使服之狀古述今曰譽立言之稱勝敵克亂曰莊勝敵故能

克亂昭功寧民曰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死於原野曰莊非嚴何以死難克
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屢征殺伐曰莊以嚴整之安民好靜曰
夷不爽政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柔質
慈民曰惠賑孤惸加施惠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愛民好與
曰惠與謂施述義不克曰丁欲立志義而弗能成夙夜敬戒曰敬敬身
急戒述事不弟曰丁不孫弟夙興恭事曰敬敬以莅事有功安民
曰烈以武立功衆方益平曰敬法常而知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爲而
能尊令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爲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

就曰肅成其敬使為終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不任亂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始終一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思賢齊未家短折曰殤未家未娶死而志成曰靈志事不懈命愛民好治曰戴愛養其民天下戴仰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典禮不愆曰戴無過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短折不成曰殤幼稚而夭傷好祭鬼怪曰靈瀆鬼神不致遠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拓改其性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聰徹之不顯尸國曰隱以閒主國見善堅長曰隱美過其令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

能官人愎狠遂過曰剌去諫曰愎反是曰狠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也不思忘愛曰剌忘其愛己者中年蚤夭曰悼年不稱老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凶年無穀曰荒不務稼穡好變動民曰躁好改舊以勞動民外內縱亂曰荒家不治官不知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雍遏不通曰幽權臣擅命政令不達在國逢難曰愍兵寇之事早孤殞位曰幽殞位即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使民悲傷曰愍妨政敗害柔質受諫曰

惠受諫以為惠 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名察 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相應不差 德正應和曰莫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 施勤無私曰惠 慈和徧服曰順 思慮果遠曰明 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 嗇於賜與曰愛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足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 思慮不爽曰原不差所思而得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繁行 好內違禮曰煬宣淫於家不奉禮 克威順禮曰魏雖威不逆禮 好內怠政曰煬內則淫朋外則荒政 怠政外交曰携不自明而博外交 去禮遠正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 疏遠

繼位曰遠 肇敏行成曰直 彰義掩過曰堅 內外賓服曰正 華言無實曰夸 好廉自克曰節 廉儉不傷則不害民 逆天虐民曰煬 所尊大而逆 好更故舊曰易 變故改常 名與實爽曰繆 愛民作刑曰克 道之以政齊之以法 擇善而從曰比 比方善而從之 除殘去虐曰湯 亂而不損為靈 貪亂直亡而神靈之曲也 隱哀之方也景武之方也施德為文除惡為武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僖柔克為懿履正為莊無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 雲行雨施日月無私 鄉惠無內德為獻 無內德謂惠不成也 由

義而濟爲景無志無補則以其明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爲謚象其事也

謚法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誅之以作謚

謚當由尊者成　疏曰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爲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爲也

唯天子稱天以誅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曰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爲人臣子莫不欲襃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死謚周道也疏云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總云周道也

右謚誄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奠厥明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云奠朝夕乃徹也者按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奠存省之意也　春官

鬱人大喪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疏曰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裸器也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貍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按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

訖明亦貍之於階間也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同上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疏曰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為五處祭也月令春祀户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並是人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出入亦宜告之司命泰厲則否 小歛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歛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縗者奠諸侯喪齊縗者奠啓條有世婦濯溉為齍盛內豎為內人蹕皆遣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大遣奠

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 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 疏云此喪祭文連奠竁竁是壙内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遣奠也又按冢人云請度甫竁竁穿壙之名此言奠竁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苞筲於旁者苞謂苞牲取下體葦苞二是也藏筲者即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又曰苞奠者取遣奠牲下體苞裹之遣送行也

右包奠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使以幄帟先者太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座也道野役帥以至幕也 疏曰大喪王喪也以幄帟先者謂太宰

官使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也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役以出國城至壙也太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帟受故大宰帥之司徒主衆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座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神座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帟之承塵以為神座也 地官 陳殯具除幕人掌次此條適用朝祖條閭胥聚衆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綍小司徒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薦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當互考

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屬中士以下 疏曰大喪紀當葬所經道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 秋官

方相氏大喪先匶 先去聲匶音柩 葬使之道 道音導 疏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導也

夏官

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 喪祝二人相與更也　疏曰及至也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卻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按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

小喪亦如之 春官

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 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鄭司農云引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行户剛反　疏曰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壙纛謂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却行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役人也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冬官亡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故云匠師冬官考也

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 披方寄反　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

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

疏曰云六軍之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柩車則蜃車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為披也云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先鄭意蜃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扶持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謂蜃車兩旁皆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　疏曰勸猶倡帥前引者即經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按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倒故云備傾虧此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御柩是也小喪亦如之春官大史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　春官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從才用反　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御僕大喪持翣疏曰喪大記註引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黼謂之黼翣之類是也天子用

八在路夾蜃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旁疏曰禮天子八翣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女御后之喪持翣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

冡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玄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　疏曰及至也謂至葬冡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遣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旗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　陳明器條通用　春官

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遣車王之魂魄所憑

依　疏曰遣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䰟魄所憑依也遣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鄭註雜記云天子太牢苞九个遣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太牢外更用馬牲皆前脛拆取臂臑後脛拆取骼苞肉各九箇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　夏官

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褻器振飾頮浴之器　疏曰從遣車若生時從后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頮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然玉府云凡褻器鄭註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頮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牀笫等連文此註褻器為振飾頮沐之器者按持牲為尸而有盤匜并有簞巾巾為振飾盤匜為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中有槃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天官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　輴音輇市專反　輴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輇車柩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

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

疏曰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窆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註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云碑桓楹也者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註見朝祖奠

遣車馬下

右柩行

巾車大喪及墓嘑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疏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北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惟據乘車道車藁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貳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禮不見者而言耳　此條朝祖薦車通用柩行條遂師以幄帟先朝祖條樂師陳樂器此條通用當互考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上音罔下音兩又並如字　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槨栢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疏曰必破方良為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云天子之槨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罔兩之義

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亦取柏之心黄腸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按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則知方良當為罔兩也

喪祝及壙說載除飾 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翣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墻置翣所甲反亦作翣 疏曰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註云四翣之屬者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周人之葬墻置翣者謂帷荒與柩為障若墻然故謂之墻翣在道柩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椁旁故云置也

小喪亦如之 疏曰小喪王后以下之喪

春官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互戶故反 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

鄭司農説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疏曰按士喪禮筮宅還井槨於殯門之外註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槨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壙前已施蜃炭於槨下以擬禦濕也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　葦以闉壙禦濕之物　疏曰春秋左氏傳有井闉闉塞也　地官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葦以闉壙蒲以為席　疏曰蒲以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苹翦不納者是也　地官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疏曰按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右至壙

家人共喪之窆器下棺豐碑之屬朝祖條小司徒帥邦役遂人及窆陳後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窆

疏曰當為窆之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閒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貫俟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無譁以鼓窆者謂君下棺之時命令衆人無譁以擊鼓為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天子則六綍四碑紼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擊於兩旁之碑柩行條君葬四綍二碑此條通用當互考

鼓人詔太僕鼓詳見本篇戒臣民條

大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戒鼓擊鼓

以警衆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　堋補鄧反汜方劒反　詳見始死條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役謂執綍者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　疏曰云共丘籠者土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適歷執綍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疎得所名為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按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録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　地官

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涖涖謂臨視也　疏曰及至也窆下棺也至壙下棺之時鄉師

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註天子斵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綍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家人及窆執斧以涖 疏曰按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涖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

遂入藏凶器 凶器明器 疏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 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云禁所為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為限而禁之

春官

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詳見陳明器條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　疏曰按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註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　春官

大司樂涖藏樂器詳見陳明器條

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同上

典瑞大喪共贈玉贈玉蓋璧也　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疏曰贈玉者按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　春官

大宰

大喪贊贈玉 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 天官

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 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疏曰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按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春官

冢人凡祭墓為尸 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為尸冢人為尸 疏曰後鄭知此祭墓為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

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

右窆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隧王之葬禮闕地通道曰隧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蜃市忍反翰户旦反一音韓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四阿四注槨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為四注槨也士喪禮云抗木横三縮二謂於槨之上設此木縱二横三以負土則士之槨

上平也今此槨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槨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幹也又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兩邊障土者也翰在墻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故以為棺旁飾上言飾也言槨有棺者則本不當有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蜃炭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

公室視豐碑

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三家視桓楹

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 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儀

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於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為碑也槨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槨四角也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槨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按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槨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壙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疏曰知天子至士葬即

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　雜記　今按檀弓葬日虞以虞易奠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日庚日三虞也故鄭註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錄於此

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　疏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

司巫祭

祀則共葙館 葙子都反 館所以承葙謂若今筐也士虞禮葙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

甸師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玄謂茅以供祭之葙亦以縮酒葙以藉祭 疏曰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葙是也

鄉師大祭祀共茅葙 玄謂葙士虞禮所謂葙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於葙王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 刌音忖去羌呂反祧他彫反隋吁恚反劉相恚反與音餘 地官

庖人

共喪紀之庶羞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 疏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今

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天官

閽人獸人共獸

腊人共乾肉䱷人共鱻薨醢人共豆實 詳見陳小斂條地官

籩人共籩 詳見朔月半月奠條

喪祝掌喪祭祝號 喪祭虞也

右虞祭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

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也又曰凡君卒哭而祔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遷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註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関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註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按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

羊上條之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以為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也

右作主

魯文公二年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疏曰主所用木終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

作主非禮也

元年四月葬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

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於宗廟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

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乃同於吉　疏曰君既葬反虞則免喪與葬不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縗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之後唯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復哭也

勉齋黄氏曰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議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註遂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説司馬公

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縗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縗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辯則辯矣不若陳逵之言質畧而敦實也愚謂縗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人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為庸人而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違經悖禮淪斁綱常當為萬世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畧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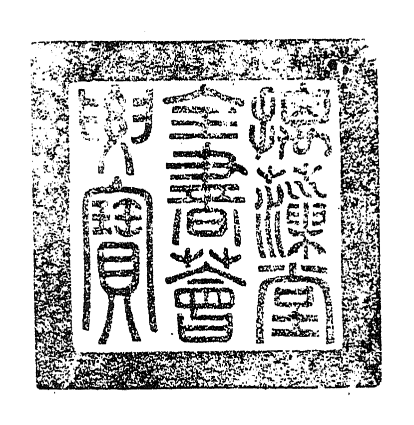
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主者曷用虞主乃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反虞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二其奠處猶吉祭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

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首用意尚麤觕未暇別也用栗者藏主也藏於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立主喪主於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檐以占反　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　疏曰按莊公之喪已

二十二月仍譏其為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為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為吉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説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糜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註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説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徐松